東波洎派 中

共三

[illegible]庠但言與而相不[illegible]

不國為是來西都見人乃

[illegible]賢愚雖[illegible]不能言中心[illegible]

[illegible]萬親戚道遠情日踈偶逢

南飛鳥草木花葉生相與命[illegible]

東坡源流

歐陽脩

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
貧以荻畫地学書比擧進士两試國子一試禮
部皆第一遂中甲科其父葬吉之瀧岡惟其母
一至其地中歲居潁集古一千卷藏書一萬卷
琴一張碁一局酒一壺公以一翁老于五物間
自號六一居士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

歐公登第後授洛陽節推時錢維演守西都致組一
[illegible]筵辭一日錢宴後園僚集而歐與妓後時方至

# 東坡源流

## 歐陽脩

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学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其父葬吉之瀧岡惟葬母一至其地中歲居潁集古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碁一局酒一壺公以一翁老于五物間自號六一居士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

歐公登第後授洛陽節推時錢維演守西都歐與二官僚宴苒一日錢宴後園客集而歐與妓後時方至

因妓中暑往涼堂眠覺失金釵故也錢曰若得欧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欧即席曰柳外輕雷池上雨々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坐皆稱善命妓滿酌賞欧令公庫償釵

時謝希深梅聖俞與欧公並在維演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四望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乃維演遣廚傳歌妓至傳語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吏磨閣歐公謫守滁州築醒心醉翁二亭於瑯琊幽
谷令幕客謝希深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
公批紙尾云浅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
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未幾徙揚州別滁
詩曰花光濃郁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
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置盆中圍繞
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酒故晉呂
通判詩云千頃芙蕖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
圍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

歐陽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
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
火天一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檐偏或問之答曰當
此時況以上罪亦做了
嘗有小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忍折
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閒抱琵琶
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地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
後有誣公盜甥者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
而張女此時年方七歲錢穆父見而笑曰七歲正是
學簸錢時也落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詞以譏之

至和嘉祐閒舉子文尚奇澀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
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
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唱酬詩極多歐公云
譁戰士啣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聖俞有萬蟻戰時
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士
論閧然以為主司耽於酬唱不暇詳考校且以五星
自况而待我輩如蠶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敢
作詩者幾三十年
時劉幾好撰怪僻之語歐公深惡之會知貢舉有一
舉[illegible]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

續以秀才刺試官刷因以硃筆横抹之謂之紅勒帛
判大紕繆字榜之果幾也被黜之士候脩早朝聚譟
馬前為祭文投脩家後三十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
廷脩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
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静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
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脩大称賞擢第一及唱名
乃劉煇即幾易名也脩愕然久之
歐公知貢舉日每遇閱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前點
頭則其文入格始疑侍史及回視之無有因語同列
為之三歎嘗有句云惟願朱衣一點頭

皇祐二年公留守南都約梅聖俞買田潁上其詩曰優遊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時攀躋及身強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時年四十有四後入翰林七八年聞詩曰乞身須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

初公在洛陽與聖俞同遊嵩山望四峯巨崖之上有丹書云神清之洞指示聖俞迫告老陽款作一絕云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煙霧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月薨

濮議漢國事雖不叶衆議然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自

任懟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污年六十以
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
西京以來獨歸史遷以其馳騁跌宕悲慨嗚咽而風
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姬於
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
昌黎然彼固有閫門户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姿
態橫生別爲韻折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絶得太史
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
茅坤許公文迴適麗逸宕若携美人宴遊東山而風
流文物照耀江左

敎陶孫許公詩曰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

梅堯臣

字聖俞宣城人以從父詢蔭太廟齋郎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初用學士趙槩等薦乃得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編修唐書〻成未奏而卒

聖俞幼戲附師直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肖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宣城守呂士龍欲杖營妓井麗華品眷一容娼井短
肥聖俞戲作小調解之云莫打鴨打鴨驚元央元央
新作南蒲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
況元央羽翠長
梅聖俞四禽言詩云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
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為君應斷腸　婆餅焦吹不
食尔父向何之尔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奈何
遂作微禽啼不息　提葫蘆沽美酒風為賓樹為友
山花撩亂目前開勸尔今朝千萬壽　不如歸去春
山雲暮萬木兮參天蜀天兮何處人言有翼可歸飛

安用古帝句高樹
蘇子瞻嘗於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
上織成文云朔風三月啼吹沙晚龍卷起噴成花々
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乃梅聖俞春雪詩
也子瞻以遺歐公々家舊蓄一琴乃寶曆三年雷會
所斲遂以是布更為琴囊
聖俞亦即以能詩名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
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剔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
老以勁在河南時主晦拜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
矣溫公東坡介甫諸公咸敬重之尤與歐陽文忠公

蓋世比之韓孟坡貢奎詩云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
三千里外官知已爲論歐永叔退之猶自愧郊寒又
龔嘯云去浮靡之習于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
于諸大家未起之先此其所以爲梅都官詩也果信
聖俞嘗謂作詩貴能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
意於言外歐公深服之
歐書其詩藁後曰聖俞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
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
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其感
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

蘇舜欽

字子美　人以父蔭補太廟齋郎尋第進士以范仲淹薦召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論侵權貴而婦父杜衍與仲淹富弼在政府為時忌會進奏院祠神宴會不與者啣劾舜欽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醉酒狂悖因欲揺動衍等舜欽坐除名後為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

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至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滿引一大白曰惜乎撃之不中又讀至良曰妃臣

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飛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矣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睨之笑曰交不着隙市語號為錐宋以其頴利而幺麼也因贈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有毛遂塚梅聖俞飛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子美削籍為民徙居蘇州學之南有水數頃傍有小山高下相望盖錢氏廣陵王所作子美以四十千得之為居傍水作滄浪亭題水調歌頭於亭上曰蕭洒

大湖岸淡蕩洞庭山魚龍隱處烟霧深鎖渺瀰間方念陶朱張翰忽有扁舟急槳撇浪載鱸還落日暴風雨歸路遠汀灣　大夫志當景盛恥踈閑壯年何事憔悴華髮改朱顔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刺棹穿蘆荻無語看波瀾

阮廢益讀書時發憤遷于歌詩善草書酣酒落筆往往驚人與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劉後村謂其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人及蟠屈為吳體則極平夷妥帖蓋宋初始為大雅於古朴中具灝蕩渟蓄之妙二家所同擅而梅之深遠閒澹蘇之超邁横

絶又各出機杼永叔所謂不能優劣者也至情忠惻而議論當理要又非詩人粗豪一流所比有云筆下驅古風宜趍聖所存又曰會將趍古淡先可去浮囂其本領卓越如此

蔡襄

字君漠興化軍仙游人天聖中舉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𧷤補襄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

慶曆初歐陽修王素余靖俱列諫官襄喜而賦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騰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

在自古忠良淂路難必有謀謨裨帝右更須風采動
朝端去閤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未幾襄亼
除諫官時謂之四諫
嘉祐間禁中張燈正月十四帝御楼遣中使傳宣從
官曰朕非好遊觀與民同樂耳裏獻詩曰高列千峯
寶炬森端門方喜翠華臨宸遊不為三元夜樂事還
同萬衆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間和氣閣春陰要知
盡慶華封祝四十餘年惠愛深
余靖
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未預解薦王仝干

知韶州者知州怒杖醫二十始名希古乃更名靖取他州鮮及第與尹師魯同應拔萃科靖為冠累官至秘書丞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時范仲淹言事觸大臣得罪靖疏救之坐貶監筠州酒稅仲淹白乃得還皇祐初平儂智高于嶺南拜集賢學士始興郡公謚曰襄有武溪集二十卷為人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慶曆中夏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冊封而契丹兵來以

毋與和朝議愚之靖謂撓我耳不可聽乃假靖諫議
大夫報契丹于九十九泉卒屈其議取其要領加知
制誥時相忌之坐習蕃語出知吉州奪官
余靖两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契丹主
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遳洖邏臣拜洗(洖邏言後
盛拜洗言受賜)兩朝厥荷情斡勒(厥荷言通好斡勒言厚重)微臣雅魯祝
君統(雅魯言拜受君統言福祐)聖壽鐵擺俱可忒(鉄擺言嵩高可忒言福祐)主
大笑遂為酹觴劉沆亦使契丹館客戲為詩曰有酒
如繩繫行人而不住流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
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迕之二公俱謫官

趙抃

字閱道衢之西安人中景祐進士為獻史京師號鐵面御史進參知政事既與王安石議政不合求去致仕卒謚清獻詩觴口而發工拙隨意而清蒼鬱律之氣出於肺肝然其學多本於佛與濂溪為潦而不能改故亦不能卓然有所發揮也

清獻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知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

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老兵忽自幕後出曰其度相
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清献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典青州公餘宴
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
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
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曰腰佩黄金已退藏箇中
消息已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柯村趙五郎
清獻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帥成都單
馬是道以之自隨及再任蜀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
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帝問聞卿前匹馬入蜀

所携惟琴鶴簾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馬

尋旧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

清𤣥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日與山僧野老遊

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

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

趙清𤣥家居其子屼倅温州迎以就養作堂名戲彩

堂取老莱戲彩之義清𤣥題詩堂中云我想堂中樂

可知優遊踰月意忌歸老莱不及吾兒少且着朱衣

勝彩衣

清𤣥墓在衢州城東景定間林存為潭師羅似謫千

夫荷擔經墓旁疲甚相語請卧一琴一鶴那有許耶
或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
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卧墓前過

林逋

字君復杭之錢塘人少孤力學刻志不仕結廬
西湖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賜
號和靖先生逋不娶無子所居多植梅畜鶴泛
丹湖中客至則放鶴致之因謂梅妻鶴子元從
楊璉真珈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枚

和靖嘗著春草曲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餘

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
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後張子野過和靖隱居有詩
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之草自青
君以惜別長相思辭云呉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
送迎誰知離別情　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
成江頭潮已平此詞甚有情致宋史謂其不娶非也
林洪著家山清供自通子也蓋喪偶不復娶耳
通結廬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時泛小舟湖上諸
佛寺卒莫舍傍臨終賦書壽堂壁云湖外青山對結
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

禪書初通客臨江李諮始承進士而未有知者通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通卒而諮適知杭為襲服緦麻與其間人笑而葬之刻其詩納之壙中

和靖雖隱居然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者嘗傲覩許洞洞嘲之曰寺裏喫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鵞伸頸好客臨門鱉縮頭

逋詩平澹邃美而趣向博遠故辭主靜正而不露刺譏梅聖俞謂詠之令人忘百事大數塞王孟之缶而擴劉韋之邊歐陽愛其詠梅花詩疎影橫斜一聯謂前世未有此句黃涪翁則以雪後園林二語為勝之

蓋一取神韻一取意趣然知歐陽之所賞者多知醉
翁之所賞者少也所作雖夥未嘗留稿或問之曰吾
不欲取名于時況後世乎故所在百無一二如當時
稱其五言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句集中已不
可得其他遺佚可知也

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
上獨樹爲橋小結廬 孤山隱居書壁

盡共藥材收屋壁琴兼茶具入船扉秋花浥露明紅
粉水鳥銜烟溼翠衣石磴皆穿林寺近竹烟橫點海
山斷百千幽勝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 寄任寺丞訪隱居

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梅花

吟懷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艶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解將聲調角中吹

閑挂綸巾擁縹囊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為相雖無謂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敲松子落琴床清猿與鳥遙相叫數筆湖山又夕陽 湖上小隱

蔦蔓烟枯未亦經高蓋渾與昔賢停黃牙稚子踦牛

經句眠山人識釣形寒唾草旁林酒壯曉思河曲雨
槎腥傳聞曾說平生事不要濤朝夢武丁 寄傳霖
混元坤巧本無形返出西湖作畫屏春水淨於僧眼
碧晚山還似佛頭青藻檻粉堞搖魚影蘭杜烟叢閣
鷺鈎往往鳴柳與橫笛細風斜雨不堪聽 西湖

## 石延年

字曼卿其先幽州人幽入契丹祖自成以一族
南歸家宋州真宗時曼卿三舉進士以太子中
允秘閣校理卒年四十八
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馬方

與同年期集使至退所賜勑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卿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録事參從此免称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字句脚俱綰一傳以爲笑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友善曼卿通判海州潛來訪之曼卿迎于石闥堰劇飲中夜酒渴顧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歡明酒醋俱盡曼卿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之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有一菴常卧其中名曰扑風菴

曼卿嘗語秘演他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不數日演引
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為贄演為傳刺曼卿
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
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生曰
學士與大師果欲同登當具酒殽迎候曼卿許之一
日休沐約演登閣生陳具于前器皿餚核冠于都下
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
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同空門詩友老演登
此生拜叩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握筆沉慮目演
佯辭諷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為言竟題云

牛恭捧硯歐陽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石曼卿獨行京城一豪士揖之曰公幸過我家石許
之同入委巷抵大第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撤歌舞
歡醉乃書爲揮毫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
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強尋復省所居矣他日過
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
舊山青最佳
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
爲鬼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忽然騎一素
騾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欲呼舉子去

不得因留詩一聯云鶯辞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頗類曼卿平生語云歐陽修表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謂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遠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於中壽其命也夫

## 張先

字子野開封人居錢塘嘗創花月亭於秀州
晏元獻辟張先爲京兆通判晏私納侍兒每張來輒
令侑觴往〻歌子野所爲詞其後王夫人寖不容公
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一曲以
戲之曰步帳搖紅綺曉月墮沉烟砌緩板香檀唱徹
伊家新製怨入眉頭斂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
鏡華翳閒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鈿合瑤釵至今
冷落輕棄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營
妓歌至末句公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

命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来王夫人亦
不復誰何也
張子野有懷舊青門引詞曰乍暖還輕冷風雨晚来
方定庭軒寂莫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病　樓
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門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墻送
鞦韆影又有天仙子送春詞云水調数聲持酒聽午
睡醒来愁未醒送春〻去幾時回臨晚景往事後期
空記省　沙上並禽池上瞑雲破月来花弄影重〻
翠幙密遮風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紅應滿徑有客謂
子野曰人皆謂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

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未曉公曰雲破月來花
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墻送過鞦韆影此余平生
所得意張初謁歐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何
見之晚也時庿子和詩云雨后夕陽紅蝀短燒紅
風吹蕊花紅墜謂張為三影尚書庿為三紅秀才
白樂天辭云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
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張子野衍之為御街行
云夭非花艷輕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
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乳鷄酒燕落月沉星沈沈城頭
鼓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

苔上屐痕无数殘香餘粉閑念剰枕天把多情付
張子野於呉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兆娘美其佳
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絶非當時容態感之作詩云
十載芳洲採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
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欧陽脩表子野墓曰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
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无恙
於時一府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来飲酒懽呼上下
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
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

陽天下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
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
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
謂無如鄉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
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尭夫而銘之其後
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
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
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
後又有一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蓄聲伎蘇子瞻作詩
戲之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

去鶯〻在公子歸來燕〻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忝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全用張氏故事子野和詩有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忙極為子瞻所賞

刁約

字景純丹徒人嘉祐中使虜直史館

刁景純使虜戲為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閤人匹裂小木罌貔貍狀如鼠而大狄人以為珍饌

宋子京判館事督諸館職必至刁景純或数日不至因激而譙之王原叔戲改杜少陵贈鄭廣文詩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蓦地趨朝仍便遣官長罵李秘臣曰我爲足之云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氈（時而戊甫）（氏子名摩氈）近有王宣政時々與紙錢（刁嘗爲王宣政作墓銘）以古篆隷加縹軸容掛刁聽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出聽字閱始見此畫不知已数日矣先造者往々通念

刁景純晚年築室潤州號藏春塢日遊息其中蘇子瞻題曰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抛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齋低戶暗櫻桃

爛熳尚堪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刁麟遊景純族子也七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驊騮猶是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年果卒客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

## 滕元發

初名甫字元發避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 東陽人

元發布衣時為范文正客時范尹景滕少年不羈往々潛出狹邪范病之一夕至滕書室中明燭觀書以待其至意將愧之滕夜分大醉歸畧無愊懼長揖問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

而入

滕甫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烹

之僧詢覺笑曰孫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中理其破

題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

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

之頭既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即日傳播諸郎

元發皇祐二年御試律聽軍群詩云萬國休兵外羣

生奉凱中以是得第三最為塲屋所稱初甫與楊繪

鄭獬同試自謂必魁及獬首選繪次之甫第三鄭戲

責所約甫答曰一蟹一會予安得不第三乎

元豐受知神宗與荆公議政不合出又中飛語謫知
筠州謝表自辯神宗乃以公知湖州公所乞也是時
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婚何向負邪詹同齋閣
公得湖以詩賀之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
夢魂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蓋公初第
即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筠州謝情表托汝陰王公父銍之滕公讀至戀闕之心
悲切見君之日無期起執汝陰手揮淚曰此予心欲
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

張方平

字安道揚州人仕至參知政事

安道未第時貧甚然意氣豪舉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郡有漢高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疏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反欲多求猛士為蓋自少已不凡矣

方平以端明學士知滁州遊瑯琊山俯仰梁間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卷披玩久之忽悟前身故僧也乃

爲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號二生經時爲人誦經首
偈ゝ云世間猶生滅猶如虛空花知不得有無而興
大悲心後授蘇子瞻序之仍爲寫刻於玉山龍遊寺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実直言王介甫不曉事
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説文潛云字説也只
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
分不解事矣

謝絳

字希深　　人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
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

而外亦不求異一時賢士大夫多不及之子景
初景温皆爲名儒梅聖俞其妹婿也
在錢文僖幕下遊嵩山均與人書曰近治書遣告嵩
嶽讀祝捧幣存以蹤仍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
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晚花盛草馥巖壑正當
人力清壯加有朋簪談謔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
道徑差平則騰轡以行嶄峯未甚則芒屩以進抵峻
極上陟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跂望謂不揷翼
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
又尋歸文公所謂石室詣盡东峰頂夕宿頂上露下

冷遂肖縣明日訪內路出登封西門道潁陽縱望太室觀小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嵩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便有塵事侵汩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

## 曾鞏

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二能文及冠遊太學歐陽脩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二萬卷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

為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
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生
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
鞏為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
少與王安石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
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
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
何吝也曰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呂以著嘗告神宗
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
朱晦菴稱鞏文似劉向

劉敞劉攽

字仲原父號公是先生弟攽號公非先生敞子奉世字仲馮是爲三劉吉州臨江人

原父奉使契丹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古北口回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趍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常欲迂其路欲以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愧吐實順川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并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公於学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當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数千言文者典雅各得其體

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

劉貢父性滑稽與王彥和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喫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諸
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
所成瑩潔如此貢父戲云此乃多年老冰耳兵冰同音
貢父與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劉屢諷之荊公每為
絕倒荊公嘗改杜詩天闕象緯逼為天閱黃山谷對
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拗他
介甫大講天下水利有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
得良田萬頃介甫喜甚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
劉貢父在坐中曰其旁別穿一梁山泊足以貯此水
矣介甫大笑而止

貢父與荆公論新法不便出判泰州題館壁曰壁門
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
從雲氣望蓬萊荆公見而諷詠仍書于扇
貢父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
幸早裡且從容蘇答曰柰這事須當歸
傳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
起臺章欽之愀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視笑
曰七上八下人材
介甫嘗戲析劉貢父曰劉攽不直分文貢父遂析介
甫名曰失女須成宕妾直是妳下交亂真如上頭誤

當乎介甫大懟而心御之元豐末貢父貶衡州監酒
雖坐他累議者嘗以介甫姓名爲戲惡之也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一日與東
坡會飲令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遂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默然無
言但感愴而已

賈收

字耘老蓄妾名荷葉

耘老有水閣在苕溪上景物清曠沈會宗爲賦天仙
子詞曰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

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　誰信
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闊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
一帶水一泒流水白雲長自在後水閣易主遺址與
徙存中水閣相近同在一處景物悉如舊字之詞存
中嘗作絕句云三閣水閣賈耘老一首達詞沈會宗
無限當時好明月如今總屬續溪翁
有美堂題詠甚衆賈耘老詩云日刊宸畫八雲端神
物廟須談翠盃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
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蹤拙
意略無蹤跡到坡瀾後东坡倅杭命筆吏盡錄詩不

著姓名黙定高下耘老詩爲冠因此與耘老遊

李覯

字泰伯盱江人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於書無所不讀必孟子註疏也投筆而出

李泰伯與處士陳烈因赴蔡君謨飲君謨以營妓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子案上作皇懼狀踰墻攀木而逃時泰伯坐上作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栗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艣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鬧之遂投牒云李

覩今世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
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
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
李泰伯詠殿撰詩有句云酒鄉貧更入詩債老猶還
當時喜傳誦之

張景

公安人與穆脩沈遵善

張景隱居不仕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何處居對
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
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煑鱉裙羹

## 王安石

字介甫臨川人居金陵鍾山距城適相半因號半山神宗太子時聞其名即位数月召為翰林学士煕寧二年拜參知政事変行新法天下騷然封舒國公元豊中改封荆國哲宗加司空卒謚曰文配食孔庙追封舒王南渡後始罷從祀公押石字初横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〻窩匾而横畫又多帶過嘗有客譏公押反字公知之加意作圈嘗獨交論量天下人才首屈指於其子雱曰大〻哥是一箇荆

公舒王安諧當時公論分明以荊舒是斅目之
京下草當國懵然不知也
荊公在歌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顯然銷魂惟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荊公乐甫老蘇梅聖俞蘇子美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押云談詩究辛而荊公乃又作而二字詩有云采鯨抗波濤風作鱗爭而蓋閑周禮考工記之而類也又云春風垂蝦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工介甫初拜相日取筆題窗云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仍歟寄此生投筆而起人莫測其意後致仕居金陵

白下門外遊鍾山憇法雲寺是日正當霜雪虛窗松
竹皆如詩中之景公悵然久之
荊公作相日花中有石榴枝葉甚茂止發一花題詩
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荊公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歐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吟
荊公見之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楚辭云夕餐
秋菊之落英乎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棊輒作數語曰彼亦
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

無所爭故能入不生不死舒王笑曰此特碁諺語也
荊公碁品不甚高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
覺其勢將敗便歛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勞神
苦思不如且已因賦詩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
緣道我贏戰罷兩奩分黑白一枰何處有戲成
子瞻過金陵介甫招遊蔣山坐方丈飲茶公指案上
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借先道
一句巧匠斵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晴色窮攬
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二客觀之田曰
荊公尋常好以此困人今日反為蘇公所困矣

子瞻渡江至儀真介甫遊蔣山有詩子瞻和之介甫
指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
詩無此兩句

蘇長公奉詞西太乙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
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
南注目久之曰此野狐精也

荊公薦進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大用也公去位
後遂參政公作小詩寄意云奈纏酴醿架金沙只漫
栽自矜顏色如飛度御前開

附安墩在半山招寧寺後安與王羲之嘗登此介甫

居金陵作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謂荆公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

呂惠卿語荆公曰公面有默用園荽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默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荽其如予何

荆公與吳沖卿同年同歲且修姻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同為樞密使副又薦以自代沖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之人如呂誨孫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言荆公家

事公去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因持閱附表有迹言易聞之語指冲卿也未幾冲卿薨于位上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識其鄉里本建州也

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獨是議論過多為病耳

王元澤雱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詢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之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荆公及雱同修經義經成加荆公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諫前寵服同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

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手甫啓曰雱雖疾且之禱久矣爲害益且見譴以倉法繩吏奸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吹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并和其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

能了諸緣如夢幻世間應有妙蓮花

舒王夫人吳好潔舒王性卒每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牀吳假用未還羣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日跣而登牀偃臥良久吳望見即送還

王安國

字平甫安石弟也體幹豐碩為翰林學士盛暑入館沐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汗淋學士也

王介甫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吳曰為宰相而作豔詞可乎平甫曰亦偶然耳顧其事業亦不止此呂惠卿在坐遂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

辛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如遠佞人呂大防

常侍制秩居汝陰有盛名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

歐公亦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

馬聽朝雞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

太常禮院聲譽猶減嘗大雪趨朝時秩已衰甚不

可忍喟然嘆有所恨乃取文忠詩自戲曰笑殺潁川

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至十

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

諱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苗本錢

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而言其對或以
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
东坡嘗云為我周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對王
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
平甫熙寧中直宿崇文館夢有人挾至海上見海中
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皷吹之伎甚衆榜其宮
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謂曰时未至且去恍
然夢覺禁中已鳴鍾矣平甫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
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
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卜之曰君嘗往靈芝

宮亭曰延又三年曾阜與平甫會傍一人曰平甫
已列仙官矣

王欽臣

字仲至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荊公不合入学
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卻陟本院時荊公為考官
於簾下見其試畢就壁題字使人録之乃二詩也一
云蜀國相如最有詞武皇猶恨不同時凌雲賦罷還
家用寂寞文園意可知二云古木陰森分玉堂老來
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荊

公為改奏罷長楊賦作奏賦長楊罷在金陵好事者
求公書多寫此詩

鄭俠

字介夫福清人第進士調光州司法參軍秩滿
入都見安石言新法不便安石不悅使監安上
門會久旱俠繪門上所見流民困苦圖發馬遞
投銀臺進之神宗覽圖噓唏罷新法是日大雨
用事者爭置俠擅發馬遞之罪編管汀州改英
州哲宗立放還元符改送英州建中靖國放還
改成崇寧監衡山廟旋命勒停五年降告叙用

侠遂不復出在英時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惟一拂
故又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遺曰介
次張老見照韻曰烏鵲螻蟻有君臣此義如何易世
塵欲爲吾窮宗社計肯憂如何死生身、千江上奔
馳路十二天南黯淡春陽到覲闕捧杯酒始知終是
福唐人
和荊公何處難忘酒詩何處難忘酒織口興尊改失中四
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
門深萬里安得此言通
侠忽夢鐵冠道士遺之詩視之乃子瞻也嘆曰吾將

逝矣作詩云以予平生只騎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
今日睥睨悠物嬴得虛堂一枕眠授孫而卒

呂惠卿

字吉甫王安石羅相退處金陵於鍾山書設誌
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誤也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誚
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
曰猶御蕭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貿情瘦語話之間喜
以幾手指畫杜人嘩之曰說法馬留後人呼休候之名又湊
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杜中彌歲不能出一日

郎麗因上殿氣泛出知東平邵高曼捲縣社人召為
湊氣獅子仍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呂御之諷郎使
君發以他事舉社遂蘇粉
蘇子瞻與呂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為介甫腹心進
用而子瞻外補遂為仇讎元祐初子由為右司諫論
吉甫罪至比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
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極口詆之號
為元凶吉甫既至建州附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絕望
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
所爭者虫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于邸報笑曰福

建子经會作文字

劉景文

字季孫在忻州數日率一謁晉文公祠既至祠下必與神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時來謁景文閑閤若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為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称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

丞傳舍遣郡学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学事公
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荆公嘗見書句語劉季孫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
言茲在茲季孫應聲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
揭諦安石大笑
季孫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
揚州年貴人多稱其精當後爲杭州提轄蘇子瞻作
守深知之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
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
郭祥正

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一見
歎曰真太白後身也以進士登知端州棄去遁
於青山自號謝公山人所居有醉吟庵

功甫與荊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甫曰
相公前敢稱詩人不識去就如此荊公曰但請來相
見既坐功甫曰賢道能作詩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時
有老兵以沙搽銅器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移刻聞
誦曰茫茫黄出塞漠漠白鋪汀鳥過跡平篆潮回日
射星功甫閣筆由是知名東南

祥正嘗出詩一軸示东坡先自吟誦曰此詩幾分坡

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
詩豈不是十分祥正一日嘗作遊采石詩明日書示
人曰予決非久于世者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有
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此予平日所能
到忽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
杜少陵如何活得許久

王達

王達工詩熙寧初韓忠獻出知大名府達因歲節以
詩干酒曰坡更寂寞秋歲近願分餘瀝漲蛟鼉以
百壺答之

苗根以列卿知明州乃多置田産又自明州取材為堂舟載以時王逵作詩嘲曰田從汝上天去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荊公大怒即出御史王子韶盡其事自後以謠言起獄實自逵始

## 王介

字中甫衢州人

王介善譏謔嘗舉制科不中與荊公遊甚款曲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荊公得之大笑他日

作詩者大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熈寧中自省
判公守湖州荊公作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
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
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
而誦於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
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
閻羅見闕速請上任

荊公曾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
午烟孤起隔林炊王介見而斷之書其末云金陵抹

襄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荆公見之亦不屑意乃賦之云江晴日暖蘆花起恰似春風柳絮時又譏介之輕狂也

蔡肇

字天啓丹陽人嘗從王介甫遊語及盧仝月蝕詩以為奇險難誦天啓立誦之不差一字又與介甫同泛舟見屋壁數百椽舟而過介甫戲曰子能數乎天啓一閱得其數遣人詢之放蓄者其數不差

蔡天啓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篇

成天巫揮筆立就攄授節度使制云嗚戲千里謀之
毫釐睽不從中御也第世重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
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天巫爲博士三年不遷再至學省賦詩云平生擾擾
復騰騰學者重來歲又交騎馬欲遭官長罵讀書聊
被學生嘲何爲眷戀米五斗徑可經營宅一區好買
江干千个竹待看烟雨長春梢

王荊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尋
至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巫時在座曰世豈有不可調
之馬第久不騎驕耳以起捉其鬃一躍而上不用御

勒馳數十里而還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所謂蔡子
勇成癖能騎生馬駒又有身着青山騎惡馬日行三
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
天臣守睦州附表有曰城譙闗寂一葉落而知秋島
嶼縈廻二水合而成字須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
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

王珪

字禹玉封岐公晚築室南溪號志堂居士左右
松竹逍遥其下一時名流雅慕之題曰竹逕
公監維揚郡日王安石為幕官陳升之為衛尉丞時

韓魏公出守是邦初夏圃内芍藥開有金腰帶四朵公召四人同賞各簪一朵後相繼為相果花瑞也

王岐公與歐公同在翰苑會温成皇后初薨立春進帖子以其靈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岐公遂口占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閒歐公歎其美麗

王岐公在翰苑日時中秋有月神宗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遂召公賜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起謝勅内侍挾持不令下拜夜漏下七鼓上悦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

團扇手帕求詩悉以進呈上云俟與學士潤筆遂各
取頭上彩花一朶裝於幞頭裝不盡者置於袖中俶
針線縫連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燭扶掖
以歸翊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於已策政
蔡確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云不敢命
出蘿作蔡云臣才思短澀不及王禹偁而心左
右不悅云學士村
宋制太社二祭多差近臣王禹玉為翰林學士典内
外制十八年屢被差乃題詩於齋宮云喔鷄未唱曉
駸催又向靈壇飲福杯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

更重來帝聞而憫之遂拜為以

王丞相既云指吾名子作詩嘲云太師因被子孫並
自後吾名只有錢噉之傍龍王介甫奇之款殺宗昭
宣豈言井口雖為錢猶坐中書不訴史東府自來吾
土地便為正授不須擢其家經府指云張山人作府
退山人至張曰甚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着題詩
恭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蔡挺

字子正杭第也謚敏肅

元空間蔡挺自西樞出鎮平涼經數歲意吾涼作喜

遷鶯一闋云霜天秋曉正紫塞故壘黃雲衰草漢馬
嘶風邊鴻叫月隴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
君恩須報塞垣樂盡橐鞬錦領山西年少　談笑刁
斗靜烽火一把時報平安耗聖主憂邊威懷遐遠驕
虜尚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
且歡娛莫惜金尊頻倒則有中使至平陽挺使倡優
歌之遂達于上〻因語呂相曰挺意向遂以西樞召
熙寧間有司言四月一日當蝕上爲徹樂避正殿一
夕微雨不見日食是日指皇子之慶蔡子正獻詩曰
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

吼詠吟隮遁迺雨銷其叙事殆出當時無能過云

蔡確

字持正

韓絳宣撫陝西見確所製樂府以爲材薦于開封尹韓維々又薦之安石胡宗愈夫人卞氏嘗於窻隙窺見確謂其神彩似盧多遜儔後蔡果南竄宣仁垂簾日蔡確相左僕射弟碩賍敗確謫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云公事無多吏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虛亭裡臥展紫桑處士詩一川佳景疏簾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綠野平流來遠

棹青天与雨起雲湫　静中自足勝炎蒸入眼無気
似物將何変機心鷺与鳥誰人奴鉞逐青蠅　延屏
石枕竹方牀手倦抛書午夢長眠起覺丝成林笑歌
群漁留在滄浪　西山鬢髪只松筠日々来去急轉
秋閑説桃花叢不暇讀書是有謫仙人　風揺烟果
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巣蛍口闘波闘逆
隊小魚忙　来結芳塵与梁味自持杯瑶對晴暉水
趁夢澤悠々過雲抱西山冉々飛　嬌々名臣都魏
山出云直節上天開古人不見清風在欲息思公倚
碧湾　溪中只看戈船士陸上今無佩犢人病守脩

狂性坐喝白鷗紅鶴侶閒身　喧隨六月浩氣津行
又如湖東西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況之滄海會揚塵
時吳處厚知漢陽軍箋注以此白鳥青蠅以譏讒人
黃口小魚讒新進用事睡起猶笑方今朝廷清明不
知確猶笑何事甑山出之按郝處俊封甑山公高
宗之遜位天后處俊上疏諫事正在上元三年今太
后垂簾遵用章新明甫收事確指武后以比太母況
況滄海之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宣仁成如今
確分拆終不自明遂貶新州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琵琶偕行嘗養一鸚鵡甚慧丞

相呼琵琶即扣一着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
着板鸚鵡猶傳呼不已丞相大慟因作詩曰鸚鵡言
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憶之不
樂不久遂終

## 章惇

字子厚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敕而去明年
登甲科紹聖間拜相安惇為從官因姻名見時
但稱享而已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時相善子瞻為鳳翔判官時子
厚任商令劉原父皆以國士遇之兩人相得歡甚同

遊南山諸寺抵仙遊潭下臨绝壑萬仞攢一木為橋子厚推蘇過潭書壁蘇不敢子厚平步以過用索懸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子厚與坡少為莫逆交子厚坦腹卧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問曰公道此何有坡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东坡在黄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王夫人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瘡法當

以青蒿作粥啖之如之而效嘗戲以章子厚〻曰我更無當居與語恐人又謂從外醫児来始且去大笑別子厚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之盆水獨藏之而明者三有大呼於果者曰此相公也父母懼而止東坡嘗與詩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子厚深嘲之子瞻謫儋州子由謫雷州黄魯直謫宜州皆子厚驟謫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魯直竟卒于宜

元祐初子瞻爲前爭事無禮責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快〻非〻少主之臣悻〻無大臣之節子瞻後見穆父責其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戲安敢輕行杖及紹聖初子瞻拜首自翰林曾子宣布草麻庭宣有赤舄几〻南山巖〻之語時士大夫語云今則几〻之巖〻奈鞅〻悻〻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責知池州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忠迎謁子厚見之已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峯真善比類忠曰不記夏雲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又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章默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
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
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
厚乃回反耳

元絳

字厚之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
為金陵幕官甚契分久矣荆州既相神宗言慎選翰
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于從官荆公曰有真翰林
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因問之因道姓名上久

之曰元絳在外久且令作制誥何如荆公曰陛下果
不能用耳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雖下遷知制誥遂
自此徑除翰林中外大驚既就列有循成之譽不久
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閱儂智高餘黨冦二廣移知廣
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附表云橫水明光之
甲得自番禺雲中赤白之囊偶為危事
元厚之在翰林高麗使乞私署王平甫以詩戲之曰
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至鷄林
宋元憲晚歲有時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

如人其後元厚之作机政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
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文憲語作致仕表
曰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蠡智窮
于測海蚊力困於負山神宗惜其意而留之
神宗自潁王即位元豐中陞潁以為順昌軍時元厚
之罷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
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畧曰惠土之
社是開王者之封秉龍而天啟適聖人之作按圖雖
舊錫命維新又曰興王之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壯
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公為嘉名

以侑雅昵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答拜於作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署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聞之句時叙為盛事

## 蘇洵

字明允號老泉眉山人年二十七發憤為學嘉祐間歐陽脩薦之朝除校書郎霸州文安縣主

溥脩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未報卒年五十八
君少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
謝其素所從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
不中又舉茂材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
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讀書絶不為文辭
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深畜充溢抑而不發
久之慨然曰可矣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
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自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
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以其文

子但知名坡號老蘇以別之時人語曰眉山生三蘇草木盡皆枯

明允來京師為歐公所知其名翕然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歐公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之句諸公莫不擊節

記圓覺經說曰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之適秦明日之適越天下誰我禦

名二子說曰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

為者雖然去拭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拭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水官詩曰水官騎蒼龍龍行欻上天子攀時且往浩蕩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右乘白黿矍鑠相顧視風舉衣袂翻女子侍君側白頰垂雙鬟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旜長刀擁旁牌白羽注強拳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鯨黿水獸不得從仰

面以手板空玄走雷電雨雹晦九川風師黑帝囊面
目昏塵烟冥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闕我從大覺師得
此說恠編畫者古闍子于今三百来見者誰不愛予
君識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祿報之以雅詞何
如畫在前